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左派王學

嵇文甫 著



上海三聯書店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左
派
王
學

嵇文甫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派王学 / 嵇文甫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ISBN 978-7-5426-4579-1

I. ①左… II. ①嵇… III. ①泰州学派—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9692 号

左派王学

著 者 / 嵇文甫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封面设计 / 清风

策 划 / 赵炬

执 行 /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 嘎拉 江岩 牵牛 莉娜

监 制 / 吴昊

责任校对 / 笑然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刷装订 /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579-1/B·340

定 价 / 55.00 元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出版人的话

如今的沪上，也只有上海三联书店还会使人联想起民国时期的沪上出版。因为那时活跃在沪上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以至后来结合成为的三联书店，始终是中国进步出版的代表。我们有责任将那时沪上的出版做些梳理，使曾经推动和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书籍拂尘再现。出版“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便是其中的实践。

民国的“初版书”或称“初版本”，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新文化的兴起与前行的创作倾向，表现了出版者选题的与时俱进。

民国的某一时段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使得社会的各种思想、思潮、主义、主张、学科、学术等等得以充分地著书立说并传播。那时的许多初版书是中国现代学科和学术的开山之作，乃至今天仍是中国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基本命题。重温那一时期的初版书，对应现时相关的研究与探讨，真是会有许多联想和启示。再现初版书的意义在于温故而知新。

初版之后的重版、再版、修订版等等，尽管会使作品的内容及形式趋于完善，但却不是原创的初始形态，再受到社会变动施加的某些影响，多少会有别于最初的表达。这也是选定初版书的原因。

民国版的图书大多为纸皮书，精装（洋装）书不多，而且初版的印量不大，一般在两三千册之间，加之那时印制技术和纸张条件的局限，几十年过来，得以留存下来的有不少成为了善本甚或孤本，能保存完好无损的就更稀缺了。因而在编制这套书时，只能依据辗转找到的初版书复

制,尽可能保持初版时的面貌。对于原书的破损和字迹不清之处,尽可能加以技术修复,使之达到不影响阅读的效果。还需说明的是,复制出版的效果,必然会受所用底本的情形所限,不易达到现今书籍制作的某些水准。

民国时期初版的各种图书大约十余万种,并且以沪上最为集中。文化的创作与出版是一个不断筛选、淘汰、积累的过程,我们将尽力使那时初版的精品佳作得以重现。

我们将严格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则,妥善处理出版的相关事务。

感谢上海图书馆和版本收藏者提供了珍贵的版本文献,使“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得以与公众见面。

相信民国初版书的复制出版,不仅可以满足社会阅读与研究的需要,还可以使民国初版书的内容与形态得以更持久地留存。

2014年1月1日

嵇文甫著

左派王學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序

這本小冊子是我去年春天在北大所編明清思想史講義的一部分。現在所以將它出版者，有下列三層意思：

其一，龍谿心齋是陽明門下最傑出的人才。他們對於師說，深信篤好，以使徒般的精神，熱烈宣傳。王學之發皇光大，風靡一世，得力於他們的最多。他們誠然都不免於「狂」，但「狂」正是王學的特色。王學中最驚動人，最富於刺激性的地方，只有他們最能發揮。講王學而不講龍谿心齋領導下的左傾一派，王學的精神至少失掉一半。但因一般人讀慣了理學宗傳明儒學案一類王學修正派的著作，只知道岳雙江羅念菴等右傾一派爲王學正宗；對於左派，每用「狂禪」二字一筆抹殺，其實左派內容究竟如何，他們並沒有用心考察過。直到現在，許多很有鑒別力的學者尚不免因襲這種成見。爲洗剝王學真骨

隨起見，對於左派王學是有特別表章之必要的。

其二，從前講明代文學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誰宗唐宋，誰宗秦漢，王李歸唐，紛鬧不休；好像明代文人就沒有一點性靈天才，就不會創造一點新東西。近來經周啓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學，特別表章公安竟陵諸子，於是我們才恍然見到明中葉以後的文學界自有一種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的精神，直使現代新文學運動家傾慕贊嘆，拉爲同調。這要算研究明代文學史的一個新方向，其實何止文學如此。明中葉以後，整個思想界走上一個新階段，自由解放的色彩從各方面表現出來。前有白沙，後有陽明，都打出道學革新的旗幟，到王學左派而這種潮流發展到極端了，道學界的王學左派，和文學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時代精神的表現。綜合看來，彌覺其富有歷史意義。這是研究明代思想史者所決不容忽略的。

其三，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各時代思想變動，實決定於當時社會生活的變動。明朝中葉以後，由商業資本擴大而深入的結果，

從國際貿易貨幣經濟土地集中各方面都可證明當時商業資本發展的情狀。拙著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中曾略加

論證見
後附錄

一方面形成南方都市的繁榮，另一方面形成農村剝削的加劇。社會繁榮則眼界廣而思想開放，剝削加劇則衝突烈而人心動搖。於是一方面不斷的發生農民變亂，一方面演成思想革新的潮流。所有當時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思想運動，都是那種債張躍動的時代心理所形成；而這種時代心理卻是由那外繁榮而內紛亂的社會生活刺激起來的。我們從白沙陽明，尤其是王學左派諸子的言論行動上，很容易感到一種債張躍動的氣息，而他們的言論行動恰成爲時代的脈搏。從思想上診斷當時的社會，從整個社會生活上觀察當時的思想，這種研究法是很可推廣應用的。

我希望這本小書，對於研究王學者，研究明代思想史者，研究明代社會史者，乃至研究歷史方法論者，能夠提供一些頗有意義的暗示。但愧草率成篇，僅引端緒，沒有詳細發揮，這只好待將來有機會再補充了。

廿三，四，二，嵇文甫。

目次

一 王陽明的道學革新運動·····	一
二 王龍谿與王心齋·····	一六
三 泰州派下的幾個要人·····	四四
四 李卓吾與左派王學·····	六四
五 左派王學的歷史評價·····	八二
附錄 十七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由來·····	101

一 王陽明的道學革新運動

王陽明是中國近古思想史上一位極有光輝的大人物。由他所領導起來的一種學術運動，是一種道學革新運動，也就是一種反朱學運動。當朱子在世的時候，正是道學的全盛時代。他以伊川爲宗，上探明道橫渠濂溪康節諸家以窮其源，出入程門諸子如游楊謝呂尹胡之屬以盡其流。其於同時各派，則左排陸學，右排浙學，毅然以道學正統自任。廣收門徒，徧注羣經。道學到他手裏，可算是綱舉目張，燦然大備。先儒說朱子集道學之大成，誠可以當之而無愧了。然而朱子講學有時候嫌太繁瑣。「字字而比，節節而較。」把許多道理支分節解，往往弄得不成話說。就如他講「四端」，既把「仁義禮智」四字並提以配「春夏秋冬」，復並提「仁義」二字以配「陰陽」，並提「仁智」二字以明「終始」，更單提「仁」字以貫「四端」，又有什麼「四端相連而至」，「四端迭爲賓主」種種說

法。這樣一分，那樣一合，看他配置得多麼巧妙吧！然而這不是講心性，這只是變戲法，只是文字的遊戲。又如他講太極圖說道：「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從仁義寂感上分陰陽，分體用，甚至從「中正」二字上也能分出陰陽體用來。這些地方，也多虧他會細細咀嚼，這簡直是做起八股來了！象山在當時就挖苦他道：

揣量模寫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

與朱元晦書

又象山語錄載：

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卻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朱子依照着聖人樣子，描摹刻畫，製造出多少道理格式。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但從象山看來，那只是一種「議論」，一種「時文」。這種時文化的道學後來竟成爲道學的正統。從

南宋末年，到明朝中葉，完全成一個朱學獨佔的局面。所謂一代大儒，如許魯齋、薛敬軒輩，都不過陳陳相因，謹守朱子門戶。道學至此，幾乎純成一種爛熟的格套了。於是乎首先出來個陳白沙，既而又出來個王陽明，都舉起道學革命的旗幟；一掃二百餘年蹈常襲故的積習，而另換一種清新自然的空氣；打倒時文化八股化的道學，而另倡一種鞭辟近裏的新道學。陽明贈白沙大弟子湛甘泉有一段話。

……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靜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

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別滿甘泉序

這段話很能揭出陳王兩家道學革新運動的共同宗旨。他們所反對的是「記誦詞章之習」，換句話說，就是八股化的道學。這種八股化的道學，看着最平正，最周到，最近聖人；然而實際上直類乎「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的鄉愿，依門傍戶，俯仰隨人，比着楊墨佛老之各有其自得者，尙相去絕遠。「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這是暗斥朱子，而認爲八股道學所自出。平心論之，朱子自是中國近古思想史上頭等的偉大人物，但他那種煩瑣支離的學風，實開後來道學八股化之漸，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二百多年的因襲墨守，朱學的流弊已十分顯著。以這因緣，白沙陽明輩的道學革新運動應時而起了。

這次革新運動，發端於白沙，而大成於陽明。我們分析陽明的學說，處處是打破道學的陳舊格套，處處表現出一種活動自由的精神，對於當時思想界，實盡了很大的解放作用。首先看他講「致良知」。提起這三個字，常使人覺得一片空靈，不可捉摸。不錯，陽明有時候把良知講得的確太玄妙。如什麼「天植靈根」，「造化的精靈」，「真算是玄之又玄。不

過這裏要分別看。假使這種學說就單是一個玄妙，再無其他東西，它還怎能會震動一世人心，在思想史上佔那樣重要地位？我們須要知道，這種學說雖然是很玄妙，但玄妙之中，卻潛藏着一種時代精神，自有其不玄妙者在。陽明當臨死的前一月，寫信給聶雙江，其中有一段說：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全書卷二

這樣講致良知，何等的親切簡易。這還能算玄妙嗎？他不管什麼聖賢榜樣，道理格式，而只教人照着自己當下那一點真誠惻怛實做將去。現現成成，甲不問乙借，乙不向甲賜。他以為雖古聖人也不過如此。傳習錄載：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為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

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那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筍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全書卷三

各憑自己良知，同便聽其同，異便聽其異。道理沒有死格，須從本源上流出，須是內發的。

「君子一仁而已矣，何必同？」這已經是很自由很活動了。他更說道：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全書卷三

各人良知有一定的分限，並且今天有今天的良知，明天有明天的良知。只要從良知上出發，非特我和你不必相同，就是今日的我和昨日的我也不必相同，這裏全沒有定格。我們只須就當下分限所及，切實做去，使良知得遂其有機的發展，自然日有進境。無論自修或教人，都只宜這樣辦法。試看傳習錄上這兩段：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全書卷三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全書卷一

大人有大人的良知，童子有童子的良知；文王有文王的良知，武王有武王的良知。「武王自合如此做」，也就不必管什麼盡善不盡善。童子自去致他那一點灑掃應對的良知，也無須去強學大人。各適其適，各得其得。彼非有餘，此非不足。這樣自由自在，把道理完全看活了。他還有這一段話：

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日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